



■《雄狮少年》资料图

■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

在中国动漫产业的版图上,广州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作为中国国际漫画节(金龙奖)的举办地,广州拥有全国最资深的动漫展会,全市动漫企业数量超过500家,动画片年产量超200部,产量和播出量均全国领先;2021年动漫产业总产值近300亿元,原创漫画发行占全国漫画市场三分之一江山。然而,百亿票房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诞生于成都,销售额达90亿元的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开发于杭州。

既然广州动漫行业具有上述如此“辉煌”的成绩,为何难以诞生动漫爆款?广州的动漫产业究竟还缺什么?

金龙奖举办地广州, 为何诞生不出动漫爆款?

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动画奖项之一,被媒体誉为“华语动漫奥斯卡”“中国动漫风向标”的“中国动漫金龙奖”在广州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。在过去的二十年,也是广州动漫产业高速发展的二十年。至今,动漫产业已经成为广州文化产业中的一张“金名片”:广州动漫产业总产值占全国产值20%以上,原创漫画发行量占据全国漫画市场30%以上的份额;在中宣部“原动力”动漫创作项目中,广州市获奖数量15个,排名全国第一;广州4个动漫品牌入选中国动漫授权业协会评选“十大中国品牌”;此外,广州还拥有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《猪猪侠》等知名动漫品牌,漫画发行全国第一的漫友文化,以及已成功举办16届的中国(广州)国际漫画节。

广州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,也形成了成熟的动漫产业链。然而,近年来每一次出现的动漫或游戏“爆款”,都

不在广州。

长期以来,“动漫+玩具”成为广州动漫企业热衷的模式,但始终未能孵化出一个真正具备文化影响力的IP,导致目前广州动漫陷入“技术强、故事弱”的怪圈,此外,广州动漫的另一重困境应在于本土文化表达的“地域性陷阱”。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凭借粤式幽默风靡全国,但其低幼化定位让它难以突破年龄圈层;《伍六七》的“广普”配音成为特色,却也无形中加高了非粤语观众的接受门槛,当一座城市的动漫只适合给儿童看或只能被本地人“看懂”,它的爆款之路便注定艰难。

更严峻的是,新一代创作者对岭南文化的理解正在变得浮泛——醒狮、早茶、骑楼仅仅沦为视觉符号,却未能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产生共鸣。当观众对“中国风”的期待已从符号堆砌转向深层文化表达时,广州的动漫构思仍在用“点心式”的碎片化创意探索市场,

却无力烹饪一桌完整的文化盛宴,这种困境背后,是本土记忆与文化共识叙事的断裂。

爆款的诞生从来不是偶然,除了产业生态的托举、资本耐心的滋养,更重要的是是一座城市对文化影响力的真正渴望。动漫的困境,本质是一场“商业精明”与“文化理想”的博弈。

话说回来,广州动漫并非没有破局的机会,近年来,广州也诞生了诸如《雄狮少年》《落凡尘》等原创动画,尽管也面临“口碑不错票房不高”的困境,但随着《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的出台,打造动漫游戏产业之都成为了重要内容。

言及至此,在金龙奖二十年的聚光灯下,广州动漫行业似乎是时候要回答一个问题:究竟想把广州作为中国动漫的“博览会承办方”,还是“下一个时代的故事书写者”?

参与《哪吒2》片尾“彩蛋”分镜设计

广州动画师邹世林: 选择这一行,要有足够的热爱和耐心

2015年毕业于广州大学的邹世林,现在是广州一家动画公司的负责人兼导演,带领了20多人的团队制作商业动画项目。

在这次《哪吒2》的片尾中,邹世林的名字就赫然出现在联合分镜设计的名单上。他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独家采访时,回忆了参与创作片尾彩蛋部分镜头的过程。“我主要负责片尾的4分多钟‘彩蛋’镜头,由于片方要求比较严格,从接到委托到完成,耗时2个多月,修改了将近十个版本。”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

1 用一年的时间, 做了一部6分钟动画

邹世林当年为了做毕业设计,和另外三个小伙伴,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,做了一部6分多钟的动画短片,影片上线网络后,获得较大的点击量,并吸引了当时的投资方的关注,还没毕业的邹世林便在投资方的邀约下,一同成立了新团队,专攻动画电影节,创作动画短片并一路斩获各大奖项,包括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“动画短片奖”和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“最佳处女作奖”。

工作三四年后,邹世林有自己事业规划,同时在得到了另一家投资公司的支持后,干脆自己创业,地点从深圳移到了广州。“在机会相当的情况下,广州整体的成本要比深圳低不少,而且广州的动漫氛围、娱乐氛围都比深圳浓厚,这里还是讲究慢生活,追求品质。”邹世林的公司落户番禺后,便开始做一些偏向大众类型的动画,接一些商业项目,目前公司团队已有20多人,在广州属于中型的动画公司。



■邹世林的毕业设计插画

2 《哪吒2》“彩蛋”耗时两个多月,修改了十多个版本

在2022年,有一位前辈找到了邹世林,说《哪吒2》的制作团队需要分镜设计协助。“整个待遇比一般要高一些,但也提前说明要求也会高一些。”邹世林回忆称,“我主要负责片尾的4分多钟‘彩蛋’镜头,由于片方要求比较严格,从接到委托到完成,耗时两个多月,修改了将近十个版本。”邹世林说,由于《哪吒1》的走热,在他接到《哪吒2》的相关订单委托时,也十分重视、十分用心地绘制分镜,“我根据他们的文字剧

本描述,创作二维的分镜头,包括镜头如何调度、画面构图、表演设计、人物走位等等。然后其他环节的团队会根据分镜进行中期制作。”

完成了二维分镜设计的邹世林,此后并不知道自己创作的部分能否真正被影片用上。直到电影公映后,片尾的几分钟彩蛋,大部分都是邹世林当时设计的内容,这让他激动不已,尤其是片尾联合分镜设计的名单上名字的标注,更让他感到自己的创作被肯定,备受鼓舞。

3 做好能吃苦、肯吃苦和见效慢、周期长的心理准备

动画在国内,在诞生之日起,就饱受偏见,一方面认为,动画只给儿童看,另一方面,则选择专业上,也几乎从未获得正视,不少人还带有对美术的偏见。但这次《哪吒2》的百亿票房,恐怕也能为这些偏见带来一记耳光。当然,一部电影的走热,也不能完全代表行业从此阳春白雪,真正要进入这一行,要熬出头也难免要经历磨难。

邹世林说,这次能参与突破百亿票房的《哪吒2》的制作,是自己的荣幸,也希望国内的动画行业能因此进入新的阶段。谈及动画的未来,他用“赌”来形容,“有时候市场反映和影片水平不成正比,不少同类水平不错的

电影,票房就天渊之别。”

记者了解发现,目前刚入行的动画师,平均月薪在税后三四千元,如果认真学习,具备一些天赋的,一年左右可以再上一个档次,待遇也相应能提高。邹世林认为,要从事动画这一行,真的是为爱发电,饺子导演的前期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“如果有师弟师妹问我值不值得选动画专业,我会让他们反问自己:是否有足够的热爱和耐心!”邹世林表示,“我们做动画的人,都比较纯粹,可以说,做动画是不能混日子的,要真心实意、真的喜欢动画并能为之奋斗,也得做好能吃苦、肯吃苦和见效慢、周期长的心理准备。”



■邹世林《阅独空间》海报

4 AI发展或将令百分之二十的从业者被淘汰

随着AI的高速发展,对行业的冲击也成为了邹世林眼见的“焦虑”困境,“AI的应用已经直接影响到行业分工,有部分环节已经开始可以借用AI去完成,如果这一方面能被全面铺开,那么整个行业可能将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被淘汰,这是很残酷的现实。”

邹世林认为, AI的来临对新入行的动画人,有了更高的要求,一方面要有扎实的功底,另一方面则要有想法。“但AI也会带来新的机会,能够降低动画制作的时间和成本,让更多有创造力的个人和团队开发动画作品,而随着盘子的扩大,将会涌现出更多好作品。”